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獨手巧 十一、鐵蜈蚣雙環

沈鴻暗忖：我師長來歷主人已全知道，李師叔並還親自現身發話。田通自稱鐵環主人對他有恩，偏看得事情這樣兇險，必有原因。聽田通口氣，與前判若兩人，滿口說他受過鐵環主人大恩，甚是關切，江湖上事我們又不知道，此舉雖是好意，不可逆他。念頭一轉，立時答應。那兩恰巧又小了起來，三人剛要穿過樹林，先是張五悄聲說道：「二位尊客到了那裡，最好不要提起動身之事。有人如問，可說主人要盡地主之誼，自家又沒有要事，打算多交兩個朋友，住上兩日，等路好走方始起身。」

二人正要回答，姜飛眼快，猛瞥見一團小黑影由斜刺裡拋將過來。張五和沈鴻走在前面，自己因避地下積水稍微落後，恰巧無人看見，連忙接過，乃是一個紙團。以為人藏側面樹後，過去一看並無人影，旁邊正有兩人走過，認出堡中的人，不便再尋，只得罷了。

沈鴻知他發現可疑，故意問他何事往看，姜飛推說：「我看樹下那花開得甚好，還當是菊花呢。」

沈鴻笑說：「這時菊花怎會開放？」

張五笑答：「這裡菊花甚多，中秋已過，只有些花朵了。」

沈鴻瞥見相隔兩丈假山旁邊有黑影一閃，看出前見黑衣人的氈帽，當著外人不便趕去，只料李玉紅始終暗護，還不知姜飛接了紙團，乘著張五側顧打一手勢，朝前一指。

姜飛會意，又急於看那紙條，假裝童心，笑說：「那座假山真蓋得好，你二人先走一步，我由那面繞去，順便看看如何？」

張五何等機靈，知他人小鬼大，機警非常，故作不解，隨口笑道：「姜二爺要往山前一看無妨，但是對頭帶了好些人來，方才已到窗前窺探，二位不可和我分開。好在由那裡走往戲場遠近一樣，並還避開正面，免得主人不招呼失禮，招呼又有為難，姜二爺如要小便，山後向無人走，我們旁邊等你也好。」

說罷同行，相隔不遠，張五停步。姜飛見他面朝側面和沈鴻低聲說笑，目光專朝來去兩面偷看，不管自己，想起所說，知已有了驚覺，便裝解手，往山後走去。方想這廝一個小嘍囉，都有這樣機警精明，以後遇人遇事真應小心，不可輕視。

忽見眼前寒光微閃，又有一物斜拋過來，對面落下，忙伸手接住。鏗的一聲微響，目光到處，正是洪景方才拿去的鐵連環，因不知江湖規矩是否應該討回，以為走時主人還有交代，不便詢問，田、洪二人也未提起，不知怎會暗中拋來。

一看鐵環來路乃是一片高只及人、密層層的小杏樹，只有兩株老槐在旁，花林中極易藏人，但又難於通過，故此山後一帶人跡不到。知道對方不肯見面，趕去無用，細看無蹤，忙把身子掩向一旁，打開紙條仔細一看，又驚又喜。原來連紙條帶欵環均是李玉紅所為。

大意是說，商氏兄弟雖是綠林出身，比較尋常盜賊義氣，平日搶劫也有分寸，善良商民並不加害，否則像花雲豹湯八那樣大俠也不會和他交往。只是家財豪富，人太驕狂，又太愛惜身家，所以今日連受兩次閒氣不敢發作。我見他接了人家信符，雖在暗中設法化解，只想保護出境了事，並非照護到底，因有兇人在座，竟不敢和兩小弟兄相見。

今早來賊乃豫西一霸，財勢交情不如商氏弟兄，人最兇險，手下徒黨個個厲害，豫南邊境有他分寨黑店，久意除他，未得其便。此賊名叫紅毛離伍喜，綠林中敗類，和老淫賊燕雙飛號稱河南二惡，回來還有他一個愛妾墨芙蓉，一樣淫凶狡猾。方才竟不顧情面，向主人明討鐵雙環。

商氏弟兄顧忌太多，強忍怒火，不敢發作。最後還是田通趕到，氣不憤和他打賭，說你口口聲聲要尋環主人報仇，並將此環拿去，激他出來送死，自來江湖義氣各有各的交情，我們主人不能偏向一面，聞你門下有兩位號稱神偷的弟子，今將此環收存，指明地方，只他二人在今日黃昏以前將它偷去，非但鐵環由你拿走，別的也無不惟命是從。

我們情願丟人，去向環主人賠罪，無須你去尋他，他也必來尋你。隨當這男女二老賊將環藏向鐵牢之內，並還指明道路和內中機關，地上灑了石灰，當面把人遣開，告以每層關口均無一人把守，但是內裡這些機關卻極難當，非要軟硬功夫真高無法走過。我這裡不用一點陰謀，全看令高徒的本領如何了。

老狗男女不知那些機關埋伏的厲害，滿口答應。因商氏弟兄既無膽量，接這雙環作什，老狗男女更是可惡，實在氣他們不過，意欲引使火併，叫他們雙方丟個大人，便在暗中埋伏。可笑這兩個小賊當時討令人內一試，田通一則有氣，又想就此翻臉，笑說：「既是明取，我連看守人也喊開，不過由下而上就你天大本事也要好些時候才到上層藏環之處。」

一面將各處機關仔細看過，一面領了老賊師徒把上下三層八個關口、十幾種埋伏一一說明，但不露出。等到對方看清裡面空無一人，再引了兩小賊由最下一層地道中走進，然後將門關閉。上下人口連同總弦小屋的小門一齊當面貼上封條，並告小賊，你們成功出來，我們當主人的只有佩服，決無他意。如其被困在內，必須照我所說，朝那幾處小銅環一拉一扳，由此起直達戲台。

前面正屋全有銅鈴亂響，當時便有人來放你，千萬不可恃強。可笑小賊一點不以為意，連男女二老賊也以為小賊暗帶寶刀，真到危急也可斬關而出，話說甚滿。沒想到我早用縮骨法藏身其中，將兩小賊暗中點了軟穴，將環取出，與你們送來，先在暗中藏起，等到走時照我信上後面所說相機行事。

此時男女二老賊正在前面看戲，以為小賊至多還有個把時辰便可成功，將牢中機關破去，沒想到連那把削鐵如泥的小刀也被我用主劍斬斷，一同陷身埋伏之內，身軟如棉，眼看著旁邊救命銅環，不到時候休想扳它得動，一個還受了傷，在刀尖上度日。為了迷亂這些狗強盜的目光，暗示此是兩小弟兄所為，又在石灰地上故意留下一點痕跡。

中間並說：大俠湯八雖受閻黨暗算，業已遇救，現在山中養傷。那馬尋不到主人，腿傷又重，才被以前馬童牽去。三年前亂民攻打商家堡，先是路過求食，發生凶殺。後來那許多亂民也是湯八引來，末了再由他出面去做好人，代商氏弟兄散了不少銀米。

起初他也常來討些銀子分散苦人，因見為數一多，商仁雖未拒絕，並不高興，被他罵了幾句，一怒而去，便未再來。新近商氏弟兄為報老淫賊之仇，到處尋他，避而不見，不久便被閻黨暗算，幾乎送命。此人是個俠盜，身材不大，左頰有一紫斑。

常時易容，也為恐人看破之故，貧苦人都當他救星。此去途中，不問何處，只是種田窮苦人家，一提紫印子湯，定必出力相助。休看這些苦人不會武功，用處卻多，到處都可得到他的照應，比我暗中保護更強。

我雖無心巧遇，此時另有要事，還要往別處去，前途只管放心，但要自家謹慎，善於應付，不可依賴，以為有人幫助便可無害。須知敵人是吃暗虧，不知道我在此，真要明鬥，本領也不在我以下，何況他們人多，此時不妨照著田通之意而行。

此人總算還有良心，商氏弟兄雖非為富不仁，有時也肯大量散財，但他多年搶劫，聚斂許多不義之財，還是這等看重，只知自己享受，以前殺人又多，決無好報。你們年輕力弱，不可得罪。

他看環主人面上才肯照應，也無須十分謙謝。至於那匹花雲豹非但相識，湯八還是我的好友，騎它起身雖易惹事，一則馬快心靈，敵人追趕不上，到了急時，喊它一聲阿雲，隨手一指，便即馳去，事完自會尋來。只是看見真正窮苦的人家或是無人之處少要停歇，途中打尖更要留意罷了。

姜飛見那紙條寫字甚多，指示機宜極為詳細，面面都到，雖覺李玉紅不走一路，還要分開，有些失望，細想語氣好似另有救星，此行必可安然到達，好生歡喜。匆匆看完，連鐵環一齊藏起，又繞往那兩株大樹一看，連個腳印都無。恐張五等久生疑，只得回轉。

剛一見面，張五低喊：「快走」，跟著故意大聲笑道：「姜二爺真個面嫩，解個手也要避人。」

沈、姜二人回頭一看，身後來路立著兩個壯漢，腰間各有一面三角銀牌，知是對頭跟來。姜飛假裝不見，更不回顧，隨著張五繞過戲場，相隔不遠，穿出樹林一轉就到。正面主人所坐小平台上人數沒有昨日多，商氏弟兄連洪景均在其上。對面一桌坐有男女二人，都是面容精瘦，貌相醜惡。

男的一臉絡腮短鬚子，看去一點也不起眼，一雙三角怪眼閃爍不定，彷彿一堆亂豬毛，當中開著兩粒鬼眼，小鼻子像一頭灰白色的蒜瓣，嚙著一張牙齒已缺的狗嘴，看去活鬼也似。女的更是骨瘦如柴，面容灰敗，蓬著一頭灰白色的亂發，右手拄著一根短鐵杖，上面突出一段，像是一枝鐵拐，更生得和僵屍一樣。

二人年紀均似六十左右，說話卻極和氣。另外還有二十多人，倒有十來個腰間帶有金牌，各穿著一身黑，高矮胖瘦不等。

張五便引二人去往小台後面一旁坐下，張五便坐在二人身後。另有下人端上茶點果品。台上賓主二三十人，雖也不曾朝後窺看，只洪景借著吐痰回顧二人，使了一個眼色，意似不便招待。

二人正在暗中留意，察看那些人的面貌身材，先帶銀牌兩人也由後面繞來，朝二人看了一眼，在斜對面坐下，相隔約有丈許遠近。當這兩人到時，前面兩桌因日戲剛開不久，昨日又是通宵，看夜戲的人俱都疲倦，多半剛起，還在用飯，好些座位空在那裡。

二賊本意似往左鄰一桌，忽有男女六七人由旁邊兩桌搬將過來，恰巧趕在二賊前面，二賊只得去往另外一桌落座，當中隔著兩張桌子和七個男女看客。姜飛知道二賊特意趕來窺探，方想李師叔命我轉告大哥，現有對頭在旁，身邊兩桌男女也看不出是什麼來歷，本在原處坐得好好，何故過來此地，必有原因，有心回去，又覺剛到就走也是不妥。

正在盤算，探看二賊和身旁兩桌人的動靜，忽見張五由後走來，假裝敬茶，低聲說道：「左右前後都是我們的人，對頭已被我喊人隔開，只留心帶三角牌的人了。」姜飛瞥見二賊正在偷看自己這面，張五說時背向二賊，一面倒茶，一面用桌布去擦桌上水跡，裝得極為自然。

心想此人真個靈巧，在這裡做一個小嘍囉埋沒了他，忙裝客氣，笑說：「你太客氣了，再要這樣招呼，我弟兄於心不安，只好回去了。」張五也陪笑容套了幾句，仍往後面歸座。

姜飛見他坐在後面一張桌上，有兩個同伴新由外來，正在手指台上低聲說笑，身後還有六七張空桌，就這一會業已坐滿了人，二人恰被圍在當中。斜對面兩個掛銀牌的對頭似因自己裝著看戲，沈鴻更是沉穩，像個靜心看戲神氣，坐處略微在前，看人必須回頭，也有不便。

台上正唱在緊要關頭，因主人家財豪富，這些戲子均是常年教練，新由總寨調來的好角色，不是跑江湖的本地班子，非但唱做極好，行頭也極考究，比別處草台戲大不相同。二賊看不一會便被吸住。姜飛心急，一面手指台上假裝談戲，暗將前事告知沈鴻。

沈鴻不知江湖厲害，早來雖聽姜飛說起鐵牢涉險之事，事已過去，又知李玉紅暗中相助，主人化敵為友，田通那樣關切，本還不甚在意，一心只盼天晴好走；及聽姜飛詳說李玉紅紙條所寫，並還指示機宜，才料前途形勢頗險，不是預想那樣平安容易，心中有些優急，表面仍未露出，只將紙條要過，放在桌下偷看了一遍，重交姜飛藏起，暗中偷覷，並無一人對他注意，連二賊也未回顧。

正想紙上之言，覺著主人素昧平生，來時雖有惡意，也是一時誤會，現已成了朋友，自來疏不問親，新不如舊，那男女二老賊與商氏弟兄交好多年，本領又高，主人不肯為我弟兄得罪他們也是人情，雖然不曾親身接待，田、洪二人也是主人之一，相待又極懇懇周到，十分關切，李師叔不等人家把雙鐵環交還，暗中取回，並命我們走時那樣說法，豈不使人難堪？

前在少林寺常聽人說，如在外面走動，最忌結怨樹敵。主人雖是綠林大盜，看來頗講義氣，這樣荒亂年間，以後難免往來江湖，就不靠他照應，能多幾個朋友也好，何必非要得罪？越想越不安。再說那樣有骨子而又難聽的話，素來面嫩，也不好意思出口。正打算少時偷偷告知田通，使其先有準備，照另一種形勢應付，以便兩面兼顧，不得罪人，也不違背李師叔的好意。

忽聽外面響了三聲，像是敲打鐵板。洪景立由小台上匆匆趕出，隔了一會領進兩人，也未往主台上去看主人，徑由側面樹林中繞進，先還不知。後聽張五與洪景低聲問答，無意中回顧，才知洪景已將兩個來客引到身後一桌坐下，並令張五準備酒食，就在當地陪客，連吃帶看。

原坐三人已早起立讓開，一個走向身旁一桌，與人合坐。一個同了張五往裡走去，洪景便在一旁陪客同坐。來的是兩個矮子，各穿著一身油綢子的雨衣，腳底一雙短筒快靴，頭戴一頂寬邊氈笠，上蒙油綢雨套。

雖是雨中走來，看去都是那麼乾淨，雨衣帽套已在初進來時取下，放在一旁，氈帽卻未摘下，衣服質料均頗考究合身，年紀不過二三十歲，神態從容文雅，語聲甚低，一點不像綠林豪客。最奇是二人非但由頭到腳一樣裝束，連形貌高低也都相似。

先因帽簷太寬，戴得太低，沒看仔細，來客又坐在自己身後，看了一眼不便再看。雖覺天下哪有這樣形貌裝束無不相同的人，既和洪景這樣親密，又特意引來身後一桌。張五陪同自己看戲原是奉命而來，洪景不會不知，別處不坐，卻令張五讓位，又不往見主人，分明是兩個知親好友才會如此。

姜飛一心注意前面對頭，稍微動念也就丟開。

沈鴻心靜，耳朵又靈，先不好意思多看，也和姜飛一樣沒有別念，後聽賓主三人談話口氣，非但來客不是主人親友，並還初次登門，又是新由開封起身到此，猛想起前在繁塔頂層所遇學生弟兄，正是兩個形貌相同的矮子，與來客差不多，只換了裝束。那日看他好似兩個尋常遊客，如非帶有兵刃，真像兩個讀書人，不像今日這樣不文不武的打扮。

心中一動，不由把頭一回，恰巧兩個矮子也正看他，頭上氈帽已經取下，裡面還戴有一頂軟巾，雙方目光恰巧相對。沈鴻認出對方是繁塔所遇學生弟兄，想起這兩人的本領手法快得驚人，曾在對面談笑之間將自己兵刃盜去，臨走重又交回，彷彿有心表示，暗中警告。

當時怕他是敵人回來作對，後來告知老張，據說這兩人並非惡意，不過因見自己弟兄防他看破行跡，好些做作，心中不快，故意點醒，表示真人眼裡如何賣乖，後來想似看出二人年輕膽小，暗中練武，又偷偷住在塔上，一見人來先就情虛，這才沒有計較。

看他走時神氣未必再來，但是人心難測，來歷猜他不透，小心一點總好。如真再來，千萬不可破臉，好好回答必可無害，便是所料的人也不要緊，迫於無奈，到時可將師長名姓告知，立可打發等語。後來這兩矮子並未再來，可見不是對頭，沒料到在此相遇。

因已對面，沈鴻不禁點頭賠笑道：「二位尊兄想不到在此相遇。」

兩矮子竟如無覺，只看了一眼，目光便轉向別處，一個與洪景說笑，毫不答理，一個好似嘴角微動，暗中使了一個眼色，但極自然，彷彿對方認錯了人神氣。沈鴻見他不理，自然發僵，臉方一紅，姜飛見他回身與人招呼，也忙回頭，認出兩矮，心方一動，見對方不理，猛觸靈機，忙把沈鴻一拉，笑說：「大哥認錯人了，我們那日所遇兩位高人怎會來此。我們想要拜見，前途自有相逢之日，何必這樣急於相見？」

姜飛側身說話，原是語帶雙關，偷見兩矮面上均有笑容，洪景卻現驚奇之色，越料對方決無惡意，與老張所說相同。再看斜對面二賊又添了個帶金牌的同黨，正在交頭接耳，低聲說笑，似未留意自己。方覺大哥冒失，這兩人如其為我而來，或是有什用意，人在後面，我們不知，洪景必要招呼引見，江湖上人形跡詭秘，如何當眾不等招呼便先開口？想要警告，說他兩句，又恐外人聽去不便。

正拉沈鴻的手暗中示意，令其留意，張五忽領兩人送來酒食，擺向後桌。事完又湊到二人身旁，賠笑說道：「二位可要隨便吃上兩杯？」

二人方答：「方才吃飽，你自招呼遠客，不要客氣。」

沈鴻猛覺腰間一動，被張五暗中捅了一下，似摸了摸腰間兵器，疑其有什用意，張五已面現喜容道：「田二爺吩咐，請二位尊客準備吃一點呢。」

二人聽他說到「準備」二字低而且急，不留心真聽不出，說完稍微一立，朝戲台上望了望，便自退去，隱聞身後兩矮笑聲。

姜飛忍不住偏頭偷覷，洪景好似敬了兩杯酒便自退去。微聞內一矮子笑說：「主人也真為難，不能怪他。」二人因見張五彷彿借話點醒，剛用飯不久，怎會那樣說法，兩矮又有主人為難之言。

沈鴻首先想起，自從姜飛回轉，便各將兵刃暗器分帶身旁。彼時張五恰正走開，因那兵器靈巧精細，便於佩帶，外人不易看出，張五不知自己帶在身上，似此特意提醒，必奉田通之命而來，莫非眼前便要發生變故？心中一驚，四顧人都看戲，鑼鼓打得正急，偷偷告知姜飛，二人恰是不約而同有了警覺，再往前面仔細察看。

就這不多一會，正面平台旁邊三張桌子業已坐滿了人。因那地方偏在男女二老賊的旁邊，前面有兩根柱頭擋住日光，離開主台又近，堡主威嚴，差一點的手下人不願受拘束，有來歷的外客，或是主人至親好友，均在小平台上受主人優待，餘者也有專人陪往戲台正面得看之處落座，喜看戲的人並在當地飲食，酒席流水一樣隨到隨開，日夜不斷。

有點地位的小頭領和分班特許入座的嘍囉均在主台之後，也有酒食，只沒有客人吃的豐盛考究。主台左右兩旁六張桌子不是人數太多輕易無人往坐。另一邊還放著沒端走的盤碗壺杯等用具。這時每張桌上均坐有四五人。內中倒有一多半腰間掛著三角金銀牌，另外幾個看去不像主人一面，並似新到不久，也在大吃大喝，面上十九帶有憤急之容，不時交頭接耳，互使眼色。

再看主台上面兩老賊本是認真看戲，男的還和主人偶然說笑，女的簡直目不旁瞬，看出了神，忽然同向主人問答。商義說了兩句便含笑起立，往上走去，似有什事光景。斜對面桌上三賊忽有一賊起立，先朝二人瞟了一眼，轉往台旁，朝三桌十多個賊黨互相耳語了幾句，忽然掉頭，各把一雙凶睛一同掃向二人這面，面上多帶憤怒之容，神態也多瘳惡。

二人見此情景，越料對方已露敵意，突然如此，心正不解。姜飛猛想起來時已久，兩個賊徒被困鐵牢之中，也許老賊師徒同黨已有警覺，想拿自己出氣。

照李師叔所說，對這些賊黨非但不要膽怯驚慌，反要格外鎮靜，行若無事，不令看出深淺，並還表示賊徒被困乃我弟兄所為才妙，心念才動，忽聽丁零零一串銅鈴響聲由後廳和各處傳來，聲音響得又密又急，料知賊徒被困，業已被人發現，或是賊徒穴道已解，扯動旁邊銅環，發出告急信號，老賊師徒當眾丟此大人定必不甘，自己偏又同在此地，必難免於無事，忙打手勢令沈鴻小心戒備。

沈鴻也早看出不妙，剛把手伸腰間，握著鉤連槍柄，表面仍裝看戲，一有變故當時便可應用。正在戒備，耳聽身後兩矮低語「用不著這樣急法」，也不知是否在說自己。

張五忽由側面匆匆趕來，笑說：「那馬不許人近身，無法喂它，它已關了一日夜，想牽它出來遛上一趟也辦不到，、位還有兩日才能起身，請快自己照料去吧。」二人見他雖是滿面笑容，語聲急促，料知事變瞬息，奉了田通之命來請自己暫避，隨口答應，忙同起立。

剛一轉身，瞥見前面桌上賊黨全都怒目相視，中有兩人突然立起，似要趕來。主台上老賊忽將手微搖，重又坐下，意似怒極。二人畢竟年輕，未經大敵，見此形勢到底有點情虛，匆匆跟了張五剛剛走出棚外，仍由原路繞回。

迎頭先是商義同了兩個短小精悍、目閃凶光的短裝少年滿臉怒容狼狽走來，內中一個並還受傷，身上好些血跡，由兩壯漢扶住。張五忙拉二人往旁一讓，忽聽怒喝之聲。回顧先兩掛銀牌的賊黨搶上前來。

張五見二人還在張望，低喝：「還不快走！馬已備好，此時兩住，正好起身。」